



她们文学丛书散文卷

云南人民出版社

德尔沃的月光

林白著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

德尔沃的月光

林 白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张晓岚
封面设计 西里 薛娅
责任校对 张嘉瑞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卷
德尔沃的月光
林白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大 32

印张：6.625

字数：113,000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7,000 册

ISBN7-222-01828-x / I · 482

定 价：8.00 元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获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1995.5.25

目 录

她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 1 怀想水稻
- 6 逝去的电影
- 9 丝绸与岁月
- 11 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
- 14 回忆饥饿
- 18 德尔沃的月光
- 20 在黑暗中走进戏剧
- 24 睡眠
- 28 峨嵋经历
- 33 失学的日子
- 38 工厂

目 录

- 40 关于电话
- 42 童年幻想的恋人
- 43 回忆父亲
- 50 电脑
- 53 女士芳龄
- 55 小时候的梦
- 59 爱与恨都需要技巧
- 62 叙述晕车
- 67 李洪波老师
- 71 看牟森的话剧
- 86 呼啸而下
- 92 命名的过程
- 96 静夜独白
- 98 关于小女儿的日记摘录

目 录

- 112 到达南宁
121 幻觉
124 红土之舞
127 山那边
134 沙街
173 流水林白
183 重要的事情
186 空中的碎片
191 随笔 1988
194 选择的过程与追忆

怀想水稻



•

这个夜晚我无端陷入了对于水稻的怀想之中，南方稻田的万顷绿波高低起伏，如同 B 镇的丘陵地带那样绵延千里，宽阔无边。我常常身在高处看到这无边的稻田，水稻在它的秧苗时期清新而柔软，它们像一群小姑娘紧紧挨在一起，站立在一汪南方的水中。它们比最美的麦苗还要美，顷刻间我就看到所有的水田遍布了它们。“水稻”，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字眼，它遍布着全部的南方农村，倒映着南方的身影，它们在水田里等距离地一兜一兜地站立，吸纳阳光和纯正南方的气息。水稻生长的姿势令我无限怀想。它们在我的视野中扬花抽穗，乳白色的花粉在阳光下闪烁、飘扬和芬芳。比起后来金光灿烂的成熟季节，我更

钟爱这一片绿色的万顷波浪，它在我远离南方多年之后在我睡眠和遐想的日子降临。在这片一望无际的万顷绿波的缝隙间，南方的芭蕉树、古榕和竹子，水塘与河流，竹篷船与花头鸭在水稻的身影下时隐时现，它们给无边的水稻以亲切的实感，但更为浩大的事物仍是水稻。

南方的风在水稻的绿波上翻起涟漪，它们一圈圈扩大，与别的涟漪溶为一体，只有南方的风才能使南方的稻田有如此从容闲雅而又生机勃勃的涌动。有一顶斗笠从高处慢慢飘落，飘落，它一直没有落下，一直在万顷绿波之上，在我的视野中一再飘落。

在这个闷热难耐的罕见的夏天，水稻的意象使我感到了双足的一片清凉。赤足站在水田里的感觉被我遗忘多年，那种切肤的裸露之感被我长年累月的鞋袜所覆盖，多年来我完全忘记我的童年和少年的赤足时代了，那时候我每年有半年打赤脚（这半年是亚热带漫长的夏季，是4月到9月，有时会更长，从3月到10月，别处的春季和秋季到了亚热带一律变成夏季，就像B镇的柚子到了别的地方会变得又苦又涩），我看见自己每天光着脚沿着河岸踩着细沙去上学，这种情形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生长期。我脚型的形成得益于这种长期的放纵，成长得天然、舒展，与所有生长在城市的从零岁开始就包裹着双脚、除了游泳和洗澡外从不赤足的孩子截然不同，是真正的天足，

健康而自然。我看到自己在久远的年代举起的一只沾着沙子的脚，那上面的石英质在南方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它的形状使我想到最野性的初始时期。这样的双脚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

长久以来，只剩下了与游泳池坚硬冰冷的建筑物质相对接的赤足感觉，与水田里泥土接触的快感已经成了久远的概念。在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部位（眼睛、耳朵、舌头、胳膊、乳房、腹部、大腿、脚）中，脚的记忆是最为麻木的，它几乎没有记忆。在它的感受中，只有丝袜与线袜的区别，皮鞋与胶底布鞋的区别。在无限的重复中它的记忆已经遭受了毁损，接近它的事物如此简单，远远不及手和眼睛。只有裸露的脚，它的记忆才最丰富，它直接接触水泥地、青石板、砖地、木垛、沙子、泥土、河里流动的水、落叶、草（稀疏的草和茂密的草；春天、夏天和冬天的草）。裸足失去的感觉是我们文明的代价之一。

让我在这个闷热的北方的夏天重新追回多年前裸足在水田里的记忆，首先我们通过田塍到达水田，田塍柔软而湿润，中间是棕色坚硬的泥土，两边是密集而无法阻挡的草边（公园里人工修整的草边是对它的拙劣模仿），这是一种自发的、奇妙的线条，将水汪汪空白的稻田分割成块状。光脚走在上面，草尖神秘地碰触到脚窝，这一点细小的碰触诱发了我们想要得到全部的愿望，于是举起一只脚

在草蓬中来回掠动，密集的草叶顷刻充满了整个脚窝，有一种辉煌的酥麻之感通过脚窝传递到我们的全身。当惊喜落尽，我们发现脚面一片冰凉，草叶上的露水尽数落到了我们的脚面上，既是一种印记，也是一种余韵。这样，我们的双脚已与田塍融为了一体，刚刚落脚时的那种陌生、警惕、小心翼翼的感觉消失了，代之以一种融融于心的亲和力，这种力改变了我们走路的姿势，使我们坦荡而稳健。

经过了田塍的热身运动我们来到水田边，被水覆盖的泥土是精耕细作的泥土，它们经过几千年的耕作而无比成熟，它们一年一年生长水稻并且还要生长水稻。我放下脚，碰到了另一种冰凉，它猝不及防，跟田塍浅表的湿润毫不相同，这种冰凉以它滑腻、粘稠的泥质一下贴住了我，有一种被彻底封死、全部占领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快感，不如说是震惊。

只有震惊这个词才能准确地形容我的感觉。每次我初下水田总是会感到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惊呼（在我心情放松的时候）或者心里格登一下（我常常表情严肃），这是一种简单的感官刺激导致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情感，我对它的记忆绵延至今。经过浸泡的光滑细腻的泥土犹如大地的肌肤，它们与我短兵相接，如此之近的距离，如此之近的拥贴，与我在别的时候看到它们的感觉是完全不同

的。也许从这时候开始我才真正发现了“切肤”这个词的丰富含义。冰凉的震惊感只停留在两种肌肤刚刚相接的那个瞬间，在这个瞬间之后冰凉就缓解了，它一点点变暖，最后同我的体温一样，我在其中再也不会会有异样的感觉，明确的快感与不适都消失，它变成了我的另一双奇妙的鞋子。有时我想重新召回那种感受，我把脚取出来，再放进去，再取出来，再放进去，一会儿凉丝丝一会儿温呼呼的，如同踏着一只双温的轮子，但那种震惊感却没有了。

这时我站在水田中，远处和近处的水亮令我眼花缭乱，水田在阳光下一片一片，广阔而夺目，泥土的气息和水一起蒸腾，沿着田塍飞奔，在即将生长水稻的待种水田上交汇。秧苗递送到我高挽着的手臂上，我托着它们，把它们一兜兜插入在水田里，碧绿、俊逸、苗条的秧苗一兜一兜地挺立在水中，它们均匀地漫布在水田里。它们渐渐在我的眼前伸延，这时候，时间变成了水稻。

逝去的电影



逝去的电影不论多么粗糙，它们的插曲多么难听，当它们越过 20 多年的时光向我飘来时，它们总是超凡脱俗，散发出月光般雪白而淡青的光泽。

一部电影，只要它逝去了 20 年，它的歌曲就像一些小小的柔软的手，从草编的花篮里伸出，舞动着各种令人心疼的手势。在我的怀想中，它们有时是明确的吐字，一个字一个字，带着圆润，滚动成珍珠，有时却是一种无言哼唱，像意大利影片《美国往事》和《西部往事》里的主题曲，华美的女声在弦乐上滑动，时而浮出，时而潜入，时而漂远，时而浮来，它没有歌词，令人心碎。

我热爱它们。

所有的电影和它们消散已久的主题歌都是我的所爱。

我爱《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沈阳》、《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桂林》、《万紫千红》、《科学养鱼》、《宁死不屈》、《森林之火》、《第八个是铜像》、《回故乡之路》、《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艳阳天》、《创业》、《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以及《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在平淡的岁月里，彩色电影就是节日。在我的中学时代，最兴奋的日子就是包场电影的日子。此刻我凝望故乡，看到自己的眼睛里掠过的第一道霞光就是美丽的莫尼克公主。

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沈阳又访问了桂林，美丽的莫尼克公主穿着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徜徉在飘荡着鲜花和歌声的地方，失去了祖国的公主浅浅地微笑着，她的微笑从那远不可及的天边穿越层层空气，掠过鲜花和歌声，颤动着形成一道又一道波纹，一直来到我的面前。我在黑暗中布满红晕的梦想，手心出汗，默不作声。

多年以后，我还在等待电影院的那道开始的铃声。我们在黑暗中屏息凝神，等待这道神秘的铃声，这是一根时空的魔杖，又长又细，悬在我们的头顶，它的声音在空气中颤动，在黑暗中打开了一道神秘的大门。铃声一停，我们就进到了一处更为幽暗的处所，我们丧失了意志，不知身在何处，我们只有听任幽暗的援引，我们不禁直起了

腰，收缩了毛孔，紧张地等候事物的降临。

这时我们脑后的上方突然亮起了一道灰白的光柱，它毫不犹豫地直抵我们的眼前，我们的眼前顿时就有了四四方方的雪白的空间，我们紧盯着这空间，这是我们的新世界，唯一的幻想，唯一的天堂或梦乡，我们无限信赖地仰望这个前方。这时候音乐骤然响起，梦乡的大门隆隆启开，我们灵魂出窍，我们的身体留在原地，我们的灵魂跟随着这道银白的光柱，这唯一的通道，梦乡之舟，进入另一个世界。

我无法忍受熟识的人与我一道看电影，越熟越不能忍受。她们会妨碍我进入梦幻，她们是平常现实的日子的见证，我看电影却要超拔这些日子，我要腾空进入另一个世界，她们却像一些石头，压着我的衣服。

我的眼前永远是一片空阔之地，白色的四方布幕在空地的中间高高竖起，既像船帆又像旗帜场地的周围是高大的柚加利树，它们紧密环绕，风从树干的空隙长驱直入，像无形的波浪涌向空地中间的布幕，布幕呼应着鼓荡起来，鼓荡起来的布幕又加倍召唤着四面的风，如同召唤着四面走来的人，人们从空地下面的斜坡上升，他们走上平地，一眼就看到了高高鼓荡着的银幕，他们亮着眼睛仰着头，朝这面旗帜快步走去。人们围绕着银幕的正面与反面，如同上了一艘大船，等待起锚远行。